

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

张洪年著

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

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

中國語文學部碩士論文

張洪年著

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

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

版 | 權
— · —
所 | 有

著 者：張 洪 年

出版者：香 港 中 文 大 學

承 印 者：基 督 教 文 藝 出 版 社

定 價：港 幣 十 二 元

出版日期：一 九 七 二 年 十 月 初 版

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卡號碼：72—91091

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

Samuel Cheung Hung-nin

©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1st Edition October 1972 HK\$ 12.00

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o. 72-91091

本書蒙 哈佛燕京學社

贈資印行，謹此致謝。

引 言

語言是人類思想交流的工具，是社會文明發展的原動力；語言是音義的結合，由詞彙和語法共組而成的一種系統，語音是它的物質外殼，語義是它的內容；語言的建築材料就是詞彙，語言的組織規則就是語法。①所以語法所研究的，就是語言中各成分間是如何結構組成的；雖然我們所說的話，書本上所印的文章，句子的數目，都是無限的，可是，在這個無限的底下，却只有着有限的句子格式，這套有限的語法規律，就是說話的人的語法能力。語言學家要做的，就是要替某個語言找出它的語法規律來。

中國第一個有系統地從事語法研究的，是馬建忠。但他只是借了拉丁文法的構架，來建築中國的語法，所以引起許多的批評。但是後來許多研究中國語法的，還是跳不出他的窠臼，直到王力、呂叔湘、趙元任等諸位先生發表了許多新的意念，才算導轉了研究的方向，從此之後，語法的研究，一日千里，中外學者埋首於斯，不知幾許。不過這許多繁文巨著，不是研究古代語法的，就是研究現代國語文法，對於方言語法的研究，少之又少。但是方言裏所蘊藏的現象，極是豐富有趣，不加以整理研究，實在是絕大的損失。尤其是最近方興未久的孳生語法論（Generative Grammar）從語言的基層組織着手，這些方言語法的特徵，正可以要來和國語語法對比參照，從而研究整個中國語法的規律。

粵方言是我國主要的方言之一，粵語裏的多姿多采，有許多地方是超乎其他方言之上的。所以有的人就認為粵語裏根本無語法可言。但是我們試想想，為甚麼某個句子一定要這樣說才行，倒過來就不對了呢？為甚麼我們這樣說了，別人就明白我們的意思呢？這種講得對、聽得懂之間，就大有規律可言，認為粵語雜亂無章的這種看法，只是錯誤的觀念而已。

粵語是香港最通行的方言，我們身居香港，正是研究粵語的絕好機會。我自從一九六七年秋進入中文大學研究院以來，在周法高師的指導下，就開始對這方面留意。六八年夏天，剛好由洪越碧博士負責翻譯『中國話的文法』的計劃，交由我抄譯；這書是趙元任先生多年心血積聚而

① 『語言學名詞解釋』，中國語文叢書，1962，p.136。

成，縷分條析，體大思精，我抄寫一遍，自然得益匪淺，所以就決定用趙先生的體系爲本，寫點關於香港粵語的語法作爲我的碩士論文，但是因爲時間的匆促，倉卒之間，只能對幾個問題畧作研究而已。

六九年暑假，周師囑我再補寫數章，希能把粵語中有趣的現象，作一種概括性的描述。本書就是把當時的論文和後來補寫的畧加修改而成。

六九年秋，我來美加大伯克萊校進修，兩年於斯，見識畧有長進。整理舊稿的時候，覺得除了在材料收集方面，還勉強可稱得上概括二字外，對語言所表現的現象，往往只做了平面的描述，而沒有再作深一層的探討。上文提到的孳生論，就是要從語言的基層，從語意的角度，來研究語言結構的通則，解釋語言表面的現象，我既然對粵語的語法已經作了一個概括的描述，那麼爲甚麼不根據這些材料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呢？這一種新的分析方法，我很願意去嘗試，但我現在對語言理論的認識，以我目前有限的時間，作全新的探討，暫時實無可能。可是，與其把這些材料留到將來自己再作研究，倒不如先把所觀察到的，公諸同道，引起別人對研究方言語法的興趣，對研究國語的，甚至對研究理論的粵語裏的變化，也許可以產生一些借鏡或啓發的作用。所以我考慮再三，還是不揣其陋，把原書發表。書中許多說法，現在看來，也許覺得有商榷的餘地，然而，孳生論的分析既還在不斷的修改之中，而且這又是我最初的看法，所以我就保留下來，而沒有作多大的改動。

本書的寫作，首先得感謝吾師周子範先生。他歷年來對我的訓誨，鼓勵，栽培，使我覺得我只有從努力之中才能不負他的厚望。碩士論文曾蒙校內委員李棣教授、全漢昇先生，校外委員柳存仁教授審閱，其中柳教授指正尤多。又修改舊稿時，曾蒙趙元任教授、張師次瑤、鄒嘉灣先生、梁仲森先生，審閱全文，而趙先生更曾大紙細字批了幾張案語，這種對後學的細心點提，實教人不勝感激。

文中例句，有的是取自廣播電台的廣播劇，有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話語，有的是從參考書上引來的，有的則是我自己造的句子。我是江蘇鎮江人，生在上海，雖然自小在香港長大，但對粵語的直覺感應，總未免差了一點，所以常向同學張日昇、陳勝長等請教，又修改原文時，是趙以釗同學替我膽寫的，謹此一一致謝。梁仲森兄添注例句的羅馬字拼音和國語的翻譯，何國祥兄代爲校對此書，也是應當致謝的。

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張洪年記于伯克萊

目 錄

引 言	1
第一章 語 音	1
1. 1 描寫語音	1
1. 2 歷史音韻比較	12
1. 3 本文所用的拼音	56
第二章 句子的成分	58
2. 1 主語和謂語	59
2. 2 賓語	75
2. 3 修飾語	90
2. 4 指稱	102
第三章 謂補結構	106
3. 1 結果補語	107
3. 2 狀態補語	108
3. 3 強化補語	110
3. 4 方向補語	111
3. 5 能性補語	119
3. 6 回復補語	123
3. 7 描寫補語	125
3. 8 程度補語	128
3. 9 黏附性詞組補語	130
3. 10 謂補結構中的賓語	132
第四章 謂詞詞尾	140
4. 1 概說	140
4. 2 詞尾的語法特質	141
4. 3 體貌詞尾	142

4. 4 其他的謂詞詞尾·····	157
第五章 助 詞 ·····	168
5. 1 助詞概說·····	169
5. 2 助詞分述·····	172
5. 3 助詞連用·····	193
第六章 外來語 ·····	196
6. 1 概說·····	196
6. 2 語音的替代·····	197
6. 3 意義的變遷·····	206
6. 4 文法的適應·····	209
6. 5 吸收的類型·····	211
附錄：香港粵語裏的外來語詞彙 ·····	216
參考書目 ·····	233

第一章 語 音

我們知道，香港的粵語是承着廣州話而來，所以在語音系統方面，大致和廣州音無別；只有在特別的幾方面，才有不同的發展。本章先從橫面來看，對香港粵語中的聲、韻、調三方面，作一個描述，然後再和中古音的系統，作一種縱面的探討。

1.1 描寫語音

1.1.1. 聲母

1.1.1.1. 聲母概述

粵語中共有聲母20：

唇 音	p	p'	m	f	ʍ
舌尖音	t	t'	n	l	
舌尖面混合音	tʃ	tʃ'	ʃ	j	
舌根音	k	k'	ŋ		
圓唇音	kw	k'w	w		
喉 音	0(零)			h	

這20個聲母中，有幾點我們是要特別說明的：

(1) n l 不分：袁家驊在漢語方言概要中說：

廣州人大多數對 n 和 l 分別是很清楚的，例如你 nei ㄨ，和李 lei ㄨ，但是也有極少數的人把 n- 唸作 l-，所以「你」和「李」都是 lei ㄨ；另外一種情形是，l- 發音時用力極鬆，聽起來不大清晰，以致和 n- 相混，有 n- 無 l-。①

不過在今日的香港，n- l- 相混的情形極普遍，而且相混的部分和廣州話不同，只有把 n- 唸 l-，而很少轉 l- 作 n- 的，所以李你都是〔lei ㄨ〕，

① 袁家驊等『漢語方言概要』，文字改革出版社，1960，p. 183。

娘梁都是 [lɛŋ↓]，農龍都是 [luŋ↓]，南男都是 [lam↓]，年連都是 [lin↓]②。不但如此，就連學起英文來，n l 的對比都失去了，結果 noun 唸來就像是 loun，日文裏的「な」行也和「ら」行差不多了。

(2) η 和零聲母互換：袁家驊謂：

廣州人大多數保持二者的區別，η 聲母出現在陽調，零聲母出現在陰調（除了少數語助詞如唉 a:i↓）但是近來大部分人把「愛」讀作 ηoi↓，「安」讀作 ηɔn↓，而小部分人（如番禺縣人）丟了 η-，「牙菜炒牛肉」讀作 a↓ ts'oi↓ ts'a:u↓ au↓ juk↓。③

香港人 η 聲母和零聲母相混的情形更多，除了語助詞之外，差不多所有零聲母的字都唸作 η 聲母，如歐，哀，挨，鶯等等，而且不讀 η 聲母，反而覺得有點不大對。

(3) 舌尖面混合音 tʃ, tʃ' ʃ: 趙元任先生認為『這三個音……其實比英語的 s, dz, ts 較帶 ㄍ 位的部位，因為我覺得北平 s ɛ ㄍ 是很前的 s，很捲舌的 ɛ，很平舌的 ㄍ。英語的 s etc. 近乎北平的 s etc.，只微微後一點：英語的 ʃ 是不捲不平之間的部位，美國學者有時寫成 ʃ̣。至於粵語的相當的音，在我所觀察的廣州城最行的不 s 不 ɛ 不 ㄍ 的部位：

× ㄍ
s × 。

× ɛ

所以外江人聽起來老覺得唏啊唏的聲音，只有所謂西關派的音比較近舌尖的 s etc. 』④

(4) 圓唇音：袁家驊說：

- ② 趙先生指出：四十年前廣州南海等地多數 n- 讀 l-，西關有的人 η 讀零，但全城開口韻，不論是影母或疑母，都用 η-。
- ③ 同① p. 183。
- ④ 我會把第六章外來語寄請趙元任先生審閱，文中把這一組音擬作 ts, ts', s, 趙先生來信認為這標音應作一個說明，所以我把他的話移至本章。

kw, k'w 是 k k' 的圓唇化，也可以說是 k k' 和 w' 的結合輔音。

按 kw 和 k'w 的字在古代都是合口字，但是到了今日粵語中，合口的介音 w 往往和主要元音結合成圓唇的元音，如 [y], [œ] 等，只有 k k' 聲母後，還有 w 的存在，假如把這個 w 歸入韻母部分，那麼爲了 k k' 兩個聲母，就要多出 15 個韻母，(wa, wai, wan, wan, wat, wak, wei, wen, weŋ, wət, wiŋ, wik, wɔ, wɔŋ, wək) 所以從描寫的角度來看，爲了節省起見，把 w 歸入聲母中來討論，自然是簡單方便得多。

不過，今日香港粵語中，ɔŋ, ɔk 兩個韻母前的 kw 和 k'w 都漸漸失去 w 了，像「廣，光，國，廓」都只唸成 [kɔŋ kɔk k'ɔk] 這樣的音節，而沒有圓唇的成分。

1.1.2. 韻母

1.1.2.1. 韻母概述

根據一般的說法，粵語中只有韻母 53 個，表列如下：

單元音	複元音	鼻尾韻			塞尾韻		
a	a:i a:u	a:m	a:m	a:ŋ	a:p	a:t	a:k
	ai au	am	an	aŋ	ap	at	ak
ɛ	ei			ɛ:ŋ			ɛ:k
œ	œy		œ:n	œ:ŋ	œ:t		œ:k
ɔ	ɔ:i ou		ɔ:n	ɔ:ŋ	ɔ:t		ɔ:k
i	i:u	i:m	i:n	iŋ	i:p	i:t	ik
u	u:i		u:n	uŋ	u:t		uk
y			y:n		y:t		

鼻韻 ㄇ ㄋ

不過假如把聲母中的 [w] 和 [j] 歸入韻母中討論，那麼用 [w] 作介音的有 15 個：

[wa, wai, wan, wan, wat, wak, wei, wen, weŋ, wət, wiŋ, wik, wɔ, wɔŋ, wək]

wəŋ, wək]

用 [j] 作介音的有 20 個：

[ja, jam, jaŋ, jap, jak, jɛi, jɛu, jɛm, jɛn, jɛp, jɛt, jɛ, jɛŋ, jɔ
jɔy, jɔn, jɔɛŋ, jɔɛk, juŋ, juk]

那麼連同上述 53 韻母，總數共達八十八個之多，和國語的韻母可以差到一倍以上。^⑤

粵語中的複元音，是屬於降式的複合元音 (falling diphthong) ⑥音節的中心元音在第一個元音，後一個元音實際上是一種滑音 (glide)，音節的強度一路減低，粵語中的後滑音 (offglide) 是 [i, u, y]，像：[ai, ou, øy] 等等。

鼻尾韻和塞尾韻相配，這是保存古韻的地方，比方 a 行 [a:m, a:n, a:ŋ] 三者俱存，塞尾韻就有 [a:p, a:t, a:k]；ɛ 行只有 [ɛ:ŋ]，塞尾韻也只有 [ɛ:k]，換言之收 [-m] 的就和同部位 (homogonic) 的 [-p] 相配，[-n] 和 [-t]，[-ŋ] 和 [k] 也是這這兩兩相配的。

鼻尾韻和塞聲韻中的 [ɛŋ] [ɛk]，有好些只是 [Iŋ] [Ik] 的白話口音，如命 [mɪŋ ↓] → [mɛŋ ↓]，青 [tʃ'ɪŋ ↓] → [tʃ'ɛŋ ↓]，頷 [lɪŋ ↓] → [lɛŋ ↓]，壁 [pɪk ↓] → [pɛk ↓] 等等。

鼻韻的字很少，如「唔」，[ŋ ↓]，「吳」[ɸ ↓] 等，一般只能獨用，只有感嘆詞「哼」，是 [ɸ] 和 [h] 結合的：[h ɸ]。

1.1.2.2. 元音的長短

粵語中的元音分長短，這是一個很顯明的情形，上表中元音後加「：」即表示長元音。不過根據我們的韻母表，元音長短，除了 [a]:[ɛ] 之外，其他都成「互補」的現象，例如 u 行單元音 [u]，複元音 [ui]，鼻尾韻 [un]，塞尾韻 [ut]，都屬於長元音 [u]，而 [-ŋ] [-k] 尾前的就是短元音 [ʊ]: [ʊŋ]，[ʊk]，互不衝突，所以可歸為一個元音音位，但是從歷史音韻來看，長短元音的分別，就很重要了。

⑤ 林蓮仙「香港中國的語言現象概況」，『崇基學報』，三卷二期，1964，p.137。

⑥ 黃錫凌『粵音韻彙』，中華書局，p.8。

至於〔a〕和〔ɐ〕，處處都處於對比的狀態。這兩個元音〔a〕較低較長，〔ɐ〕較央較短，所以標寫的時候，只要任取一種差別就可以了，故黃錫凌標作〔a〕：〔ɐ〕，而袁家驊則用〔a:]：〔a〕。⑦

關於用〔a:]的時候，似乎可以省掉一個音位；但是一樣要把這長音的特質當成一個音位才可以。除非像輔音裏的送氣標作 /b/ 一樣，把長音標作 /a/，和元音〔a〕同一音位，凡在另一個元音之後的 a，就是長音的記號，這樣就可以省掉一個符號，袁家驊實際上就用了這個方法，〔a:i〕標作 aai，餘者類推。

1.1.3 聲調

1.1.3.1 九調

粵音的聲調可以分爲平上去入四類，平上去入各分陰陽，而陰入又按元音長短分成上下兩種，所以共得九調，現將九調的調值及符號表示如下：

	平		上	去	上	入	下
陰	˩	˨˩	˨	˨	˩		˩
	或						
	55:	53:	35:	33:	5:		33:
陽	˩		˨	˨		˩	
	21:		13:	22:		22:	

按照調值來說，粵音中應該只有六個調位，就是：高平或高降 /55:~53:/，中平 /33:/，低平 /22:/，高升 /35:/，低升 /13:/，及低降 /21:/，入聲分別以 -p -t -k 塞音尾爲特徵，調高方面并無特別的情形。

關於入聲之分上陰入及下陰入，可以從元音短長來看，上陰入的音節絕大多數是短元音，下陰入則屬長元音，如：〔ɨk〕沒有下陰入的字：

〔ut〕沒有上陰入的字：

闊：〔fut ɨ〕 福：〔ɨk ɨ〕

不過在〔it〕韻中，有一個陰陽上下三者俱備的現象：

⑦ 黃錫凌前引書 p.7, 袁家驊前引書 p.183。

必 [pit ˩] : 鼈 [pit ˨] : 別 [pit ˨]

這正構成了一個最小的對比 (minimal contrast) 我們到歷史音韻的討論中，就能替這有趣的現象，找一個解釋的理由。

1.1.3.2. 陰平調的分化

上表中指出陰平調有兩個變體，高平的 55: 和高降的 53: 一般人認為後者是本調，前者是變調，但在今日的粵語裏，55: 和 53: 已經分化成兩個獨立的調類，相互對比的情形很多，如：

高 平			高 降		
花雕			凋謝	雕刻	雕蟲
不倒翁			雍容	翁先生	翁仲
好孫			好酸	孖孫孫	
公司	詩人	作詩	私人	司馬	司成
拉夫			夫子	夫妻	
箋紙	箋注		煎牛扒		
音讀			陰毒	音樂	
四方	方糖	藥方	荒唐	不可方物	

至於陰平調的分化條件，大體是：上陰平 (55:) 出現於具體名詞中，而動詞，修飾詞及量詞等則和下陰平 (53:) 同時出現，例子像：

	高 平	高 降
名動對立：	茶煲	煲茶
名修對立：	海鮮	新鮮
名量對立：	樹枝	一枝

以上是同學張日昇君在「香港粵語中的陰平調及變調問題」一文中的大體說法。^⑧他曾把 736 個常用的陰平字分析，發覺只有 55: 調的共 69 個，其中 56 個是具體名詞，13 個是語助詞，摹聲字，只有 53: 調

⑧ 張日昇「香港粵語中的陰平調及變調問題」，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，第二卷第一期，1969。

的共 276 個，其中 106 個是動詞，70 個是修飾詞，7 個是定詞代名詞，93 個是名詞，至於其餘的，就是兼有 55: 和 53: 二讀，根據他所擔任的語法功用而定，條件如上。從這個統計數字來看，陰平字分化似乎還在繼續中，那些讀 53: 調的名詞，只是尚未分化出來而已。根據這樣研究的結果，我們可以說粵語中當共有七個調位了。

1.1.4. 音變

音變差不多是任何語言中的必然現象，因為說話的時候，並不是一個個字，一個個音節的唸，而是一連串接着說的，於是相連的音，總免不了彼此之間發生影響，這就是連續變音的情形。不過，這種現象在粵語中所佔的地位並不顯著。下面談的只是常見的一些變音情形。

(1) 同化作用 assimilation:

同化作用是受到鄰近聲音的影響，而產生的音變現象，根據發生音變的位置，而可分成：

- a. 順同化 progressive assimilation: 前面的音影響後面的音而產生的音變現象，如：

今日 [kɛm ʋ jɛt ʋ] → [kɛm ʋ mɛt ʋ]

琴日 [k'ɛm ʋ jɛt ʋ] → [k'ɛm ʋ mɛt ʋ]

有去冇呀? [jɛu ʋ hɔy ʋ mou ʋ a ʋ ?] → [jɛu ʋ hɔy ʋ mou ʋ wa ʋ ?]

邊處人呀? [pin ʋ sy ʋ jɛn ʋ a ʋ ?] → [pin ʋ sy ʋ jɛn ʋ na ʋ ?]

助詞中最常發生這種現象，請看第五章。

- b. 逆同化 regressive assimilation: 後面的音影響前面的音而產生的音變現象，如：

四圍 [ʃei ʋ wɛi ʋ] → [ʃy ʋ wɛi ʋ]

這也是所謂的圓唇化作用 (labialization)

語言 [y ʋ in ʋ] → [i ʋ in ʋ]

這也是所謂的展唇化作用 (delabialization)。

(2) 縮減作用 (syncope)

所謂縮減作用，就是把某個音，甚至音節整個省去，或者索性兩個音

節合成一個新音節。如：

- a. 第二間 [tɛi ↓ ji ↓ kan ʔ] → [tɛi: ↓ kan ʔ]

凡是數詞「二」前面有序數詞頭「第」，而後面又有量詞時，往往發生這個縮減現象，而意思方面也有不同，是「另一間」的意思，至於真正表示序數的「第二」則不產生任何音的減縮。

- b. 數詞「二十」到「九十」這八個整數的後面跟有餘數詞或量詞時，「十」字往往發生音的減縮，如：

二十三 [ji ↓ ʃɛp ↓ ʃam ʔ] → [jia ↓ ʃam ʔ]

三十個 [ʃam ʔ ʃap ↓ kɔ ↓] → [ʃa: ʔ kɔ ↓]

- c. 「唔好」「唔係」這兩個詞語常變成單音節的，如：

唔好做 [m̩ ↓ hou ↑ kam ↑ tʃou ↓] → [mou ↑ kem ↑ tʃou ↓]

唔係佢囉 [m̩ ↓ hɛi ↓ k'ɛy ↓ lɔ ↓] → [mɛi ↓ k'ɔy ↓ lɔ ↓]

- d. 個別的情形如：

乜嘢 [mɛt ↓ jɛ ↓] → [mi ↓ ɛ ↓] → [mɛ: ↓]

未曾 [mei ↓ tʃ'ɛŋ ↓] → [mei ↓ ɛŋ ↓] → [miɛŋ ↓]^⑨

1.1.4.1. 讀音和語音

粵語中有許多文白二讀的情形，和語音連讀並沒有關係，現舉數例如下：

(1) 變聲：

「好玩」的「玩」讀音作 [un ↓]，語音作 [wan ↑] 或 [fan ↑]

「竹節」的「節」讀音作 [tʃit ↓]，語音作 [lit ↓]

「伏低」的「伏」讀音作 [fɔk ↓]，語音低 [pɛk ↓]

「踩住」的「踩」讀音作 [tʃ'ai ↑]，語音作 [jai ↑]

「掛衫」的「掛」讀音作 [kwa ↓]，語音作 [k'wa ↓]

(2) 變韻：

最常見的情形有：

⑨ 參袁家驊前引書 pp.193-195，本文例句多引自該書。